

超好看

18

秋风清◎著



真理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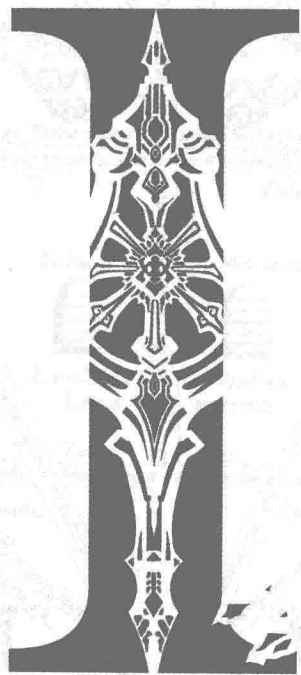
难以置信！这个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包含一切的真理世界
上帝在掷骰子！千万分之一的概率下，仅有六百个超能力选民
四大体系：定位、投影、能量、干涉，他们的力量超乎想象
抵达真理世界，真能得到想要的一切，甚至，成为新世界的神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超好看
18

秋风清◎著



真理世界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真理世界 / 秋风清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9

ISBN 978-7-5502-6031-3

I. ①真… II. ①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00538号

真理世界

作 者: 秋风清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王 巍

封面设计: 宋晓亮

版式设计: 刘珍珍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87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17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6031-3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真理世界

楔子	002
第一章 囚徒	007
第二章 逃犯	017
第三章 枪火	029
第四章 选民	040
第五章 司徒凡	054
第六章 龙骨	069
第七章 谜题	081
第八章 地宫	093
第九章 觉醒	105
第十章 秘藏	117
第十一章 终结	128
尾声	139

卡夫卡的宝藏

楔子	142
第一章 总部	145
第二章 在巴黎	154
第三章 布拉格	164
第四章 黑衣人	173
第五章 总部惊魂	183
第六章 吞噬怪	193
第七章 金库	202
第八章 世界	213
第九章 脱困	222
第十章 谜底	232
第十一章 老托尼	242
第十二章 血城	250
第十三章 卡夫卡	258
尾声	266



楔子

魔术大师陈墨古死了。

山岳崩颓，落地却是一片轻飘的叶子。老人的身躯佝偻在一起，鲜血从口鼻涌出，喷洒在一方小小的书桌上。触目的猩红凝结着褐色木纹，斑驳陆离。一本摊开的书，静静摆在案头。

书上沾了血。

刑警队长肖言的目光在房间里巡视了一圈，漫不经心地拿起书。书很薄，纸张已经泛黄，里面赫然是一列列的竖版繁体字。在翻开的那页上，有人用碳素钢笔在空白处写着：

“我们都是囚徒，束缚在山洞的石壁前。有人在身后表演皮影戏，我们看着影子，就以为那是真实了……”

肖言把书翻过来。灰色的封面布满了圈状花纹，中间部分，方正的留白里刊刻着大号仿宋体的书名：《理想国》。

作者名译为帕拉图，居然还是民国时期的译本。

“帕拉图的《理想国》……”肖言随手翻了几页。书被保护得非常好。没有缺损，也没有卷边，只是摊开的部分书页格外发黄，显然是主人翻阅最多的地方。

肖言把书放回原处，用食指轻轻按压眼皮，打了个哈欠。房间的角落有一台咖啡机，他走过去打开电源。片刻后，浓郁的香气开始飘散。

忙碌的刑警们没有注意到咖啡的香气。他们的调查郑重而拘谨，就像一群尚未毕业的实习生。

楔子

——只是因为陈墨古。

一个星期前，这位魔术界当之无愧的山岳创造了奇迹。当那个匪夷所思的场景展现时，世界疯狂了。直到现在，当时的画面依旧清晰地印刻在所有刑警心中，每一次回想都惊心动魄。

现在，他竟然死了。

肖言搅动咖啡，小心地啜了一口，露出满意的表情。

“我要是你，就绝不碰案发现场的东西。上次你吃了一盒饼干，结果住院打了三天点滴。”女法医走过来。除肖言外，只有她能保持轻松。干这一行以没心没肺著称，此刻她的表情就像一只发现了玩具的猫。

“那是因为死者太懒，饼干这种东西都能留到发霉。”肖言耸耸肩，注意到了对方的兴奋，“大发现？”

“初步检验结果体表无明显外伤。但你看看这个。”女法医举着一只密封袋，里面盛着一些暗红色的组织体，“这是胰脏碎片，我没见过这么蹊跷的死法，就好像海参喷出心脏似的。我们的魔术大师居然把他横膈膜下头的内脏从鼻子和嘴里喷出来了！”

“魔术大师？”

“我的天，你生活在石器时代吗？”女法医反问，“我打赌，山顶洞人都知道陈墨古的名字。”

“山顶洞人肯定更关心明天吃什么，而不是舞台上的障眼法。”

“你还是看看的好，这老头儿神得很，连死都死得这么诡异。”女法医叹了口气，晃了晃装胰脏碎片的密封袋，“我已经开始相信这是他表演的一个新魔术了。”

肖言端着咖啡杯来到液晶电视旁边，用一只手在旁边的音像架上拣了一张DVD放进影碟机。

是一个星期前陈墨古的那次表演。

等了两秒钟，画面出现了。

首先跃入眼帘的，是一个直径两米的柱状鱼缸。色彩缤纷的热带鱼自在畅游，穿梭过珊瑚石的孔洞。而陈墨古就站在鱼缸旁边，手中拿着一把铁锤。

他的脚下是巨大的环形舞台，数不清的观众围绕展开，布满整个场馆。可以容纳几万名观众的体育馆内，座无虚席。肖言甚至在前排位置上，看到了一

些国际政要。

众所周知，魔术大部分精要不在于手法，而是气氛的烘托。陈墨古却不发一言，仿佛“表演”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他只是沉默地举起铁锤，用力敲击下去。

没碎。全场一片惊呼。

陈墨古再敲。

鱼缸终于粉碎，化作无数碎粒，亮晶晶地铺满整个舞台。十几立方米的水突然失去了束缚，它们茫然地停留片刻，便争先恐后地向四面八方奔涌。肖言可以想象，不用一秒钟，水流就会冲刷过舞台，涌向观众席。那些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各国政要将从此明白，特权不见得是好事。

——奇迹出现了。

失控的水体落在舞台上，又向天空溅射，仿佛一朵庞大瑰丽的花。然而，水体在下一刻背叛了牛顿定律，迟迟不肯下落。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约束了它们，将千军万马重新整合，开始缓缓地旋转。水体悬浮在半空，形成一顶晶莹剔透的巨大王冠，钻石般熠熠生辉。

刚刚加冕的国王张开双臂，默不作声。

全场寂静。所有人都张大了嘴巴。喝彩凝固在空气里，仿佛也被神秘的力量征服。唯有几尾热带鱼匆匆游动。王冠状的水体中，它们不知所措。

片刻之后，排山倒海的欢呼几乎摧毁了音响。人们激动地叫嚷、跳跃，忘乎所以。甚至有人当场痛哭跪拜，仿佛以色列人走到西奈，看到了分开的红海。

表演至此结束。肖言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点着了香烟。咖啡杯里，还漂浮着一根燃烧殆尽的烟蒂。

神迹。肖言徐徐吐出烟雾，脑子里找不到别的词汇。是的，这是神迹。它本该掌握在耶稣、摩西、穆罕默德手中，在蒙昧时期指引光明。它又出现在中世纪，被捕杀女巫的火刑柱归于尘埃。

千年之后，它复活了。

肖言完全能够理解刑警们之前的敬畏：这个人无所不能，本不应该被疾病、毒药，或者某个凡人杀死。

但现在，创造神迹的老人就躺在书桌下方，小小的一块地面上。

以一种无比诡异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楔子

肖言把半截香烟按入咖啡杯，残余的液体变得更加混浊不清。他揉了揉脸颊，把自己从神秘氛围中拉扯出来。

“有收获吗？”他问负责收集指纹的刑警。

“指纹上没得到太有用的线索，陈墨古的客人很多，指纹也很多。”

刑警收敛了心神回话：“对了，陈墨古的手机在上午九点十六分给一个号码发过短信，叫某人马上过来，可惜没有称谓。技术队的大刘正在盯电话局，但那个号没有绑定身份证，估计要等它再次通话……”

肖言盯着画面，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脑子里一闪而过。他突然一跃而起，迅速扑到书桌前，重新拿起了那本《理想国》。

“我们看着影子，就以为那是真实了……”

等等，不是这个！他飞快地翻着这本书，试图找到其他的手写字，很快就翻到了最后一页。

在结尾处，有一行流畅的手写文字：一切始于11。

肖言盯着它，如获至宝，仿佛所有答案都被包含在这两根羸弱的线条内。

“队长，队长？”看着肖言无动于衷，刑警终于忍不住询问，“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小张。”肖言抬起头，“回去查查，11到底都有什么含义。”

“11？”小张瞪目，皱起了眉头，“总要有点儿什么关联吧？”

“关联是陈墨古。还有神话传说、宗教，统统找一下。”肖言把书和光碟装进密封袋，准备带走，“不管是百度还是图书馆，总之先调这几类搜一搜，不行再说。”

“哦。”小张茫然点头。

肖言再次揉揉眼，还是很困。他打算下达收队的命令，一名警察却突然推门而入，手里挥舞着一台数码相机，兴冲冲地说：“队长！看看这个！”

“哪儿来的？”肖言接过来。

“一个娱记，从早到晚专蹲陈墨古的，想拍大新闻。我把他的机子缴来了。”

肖言一张张地翻看照片，发现内容杂乱无章：小明星夜店酗酒、金潮河里出现了野鸭子、市公安局副局长搂着个年轻女人——它驱走了肖言的困乏，觉得这个记者实在是前途。

突然，按在翻页键上的手指停住了。

液晶屏上，一个年轻人正沿着鹅卵石小路离开别墅，一只手捂着左肋，

真理世界

神情很是仓皇。肖言将图片放大了四倍，发现青年的指缝里，隐约有鲜红的颜色。

是血！

数码相机忠实地记录了拍照时间，今天上午11点。

一切始于11。

肖言脑中再次闪过那行笔迹，这个巧合意味深长。他把相机举过头顶，仔细注视着照片，似乎这个角度更加接近真相。

阳光从窗口射入，在面颊映下阴影。他微微眯起了眼。

“查查这个人的身份，八成就是那个号码的机主。”

第一章 囚徒

苏朗睁开眼，头很沉。耳畔是含混不清的流行音乐，随着颠簸时断时续。这是一辆中巴。

数秒的呆滞后，记忆如一块浸了水的海绵，湿漉漉地从头顶渗入。苏朗吸了口气，左肋还有些痛。

是的，并不是梦。

他用手按住额头，打量四周。上车时的记忆已经模糊，唯有前方那个抱着画板的短发少女略有印象——上来的时候，她似乎朝自己笑了一下。

那时苏朗没理会，现在依旧如此。一个梦魇般的上午，化作喷吐浓雾的鬼怪，思维始终在迷路。

“我操！”他听见司机在惊叫。

然后，巨大的惯性把苏朗整个人朝前抛了出去。身处半空，他看到一辆双层巴士不知何时横在了前方，满眼都是花花绿绿的广告。

半秒的停滞。

苏朗眼中的景象迅速掠过，你追我赶地呼啸而去。他的手掌与栏杆失之交臂，一头扎进前方座席。腰眼撞上横杆，剧痛登时流窜全身。苏朗感到窒息，弯下身子大口地喘气，试图把手从某样东西中抽出来。

是块画板，虽然惨遭贯穿，却保护了少女清秀的面庞。少女脸上带着关切，站起来扶了他一把：“不要紧吧？”

“谢谢。”苏朗喘息片刻，直起身子。画板裂成了两半，里面夹着的一张高楼大厦的素描图已然开膛破肚，仿佛遭遇了“9·11”。

“不用管，废稿。”少女笑笑说，“你的手可真够硬的。”

苏朗牵牵嘴角。汽车已经停稳，司机探头大骂，售票员打开车门招揽生意。他迅速掏出二百元钱，塞到少女手中。

“哎……”少女有些意外，还想说什么，但苏朗已经跳下了车。

这一站叫作潮东医院。苏朗低着头，快步走进了门诊大楼。

空气里充斥着消毒水的味道。苏朗挂号排队，随着长龙一步步往前挪。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他的心情安定了一些。大概半个小时后，苏朗拿着空空如也的病例离开外科门诊室，上面没写一个字。

苏朗摸了摸左肋，表情有些怪。那一刀的感觉依旧残留着，伤口却消失了。他能感到折断的刀尖正在骨头里安家落户，如一棵树苗般努力生长。但医生没这么浪漫，认为苏朗神经过敏，便迅速开了CT单子，推给透视科。

苏朗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从早晨到现在，一件件怪事接踵而来。伤口的奇迹平复，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也许在皮肤之下，正掩藏着某种无法言说的秘密。那么，X光机将令他无所遁形。

想到这些，他把单子攥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

离开医院，苏朗又去公路对面等了一路车，返回租住的玉凤小区。他用钥匙拧开房门，顿时大吃一惊！

屋子仿佛遭了台风，东西被扔得四处都是，看上去多了一倍。墙角的简易衣柜变成了一堆塑料片，衣服满地乱扔；电脑的机箱敞开着，乱蓬蓬的接线从一侧怒放出来，硬盘不翼而飞。

遭贼了？

苏朗呆了呆，蹲下去在破烂中翻捡。该在的都在，甚至有个夹着四百元钱的皮包也被丢在一旁。除了硬盘，什么都没少。

那块二手硬盘根本卖不到四百块，对方显然不是为钱。难不成，自己被某个弄错目标的笨蛋特工盯上啦？算了，那可是电影里才有的事。

他下意识地抓起电话想报警，马上又否决了这个念头。就在这时，听筒中突然传来一阵咯咯的笑声，诡异而滑腻，仿佛在用一根老弦切割牛油。

“我们——找到你了。”

“你是谁？”

再无声息。

苏朗等了一分钟，把电话挂断。应该只是个恶作剧，他想。然后，他发现

第一章 囚徒

之前忽略了一件事：明明是自己拿起电话，对方是怎么打进来的？苏朗的心跳微微加快。他再次提起听筒，小心翼翼地凑到耳边。

——寂静无声，蜂音都没有。

他迅速检查电话线，发现早已被人齐刷刷地割断！

见鬼了！

苏朗素来胆大，此刻也不禁从脊椎骨升起一股寒气。他深深呼吸，想让自己恢复镇定，然而，心脏却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击中，立刻不争气地狂跳起来。

“谁？”苏朗猛然转身，顺手抄起电话机，准备砸过去。

门其实没关。一个三十多岁的、满脸倦容的消瘦男子，伸手在门框上敲了敲。男子身后，还站着两个人，死死盯着苏朗，似乎一眨眼他就会拔腿跑掉。男人问：“苏朗是吧？”

苏朗点点头，将电话放下。别管对方什么来意，这东西都不管用。那人打量着苏朗，说出了一串数字，然后问：“这是你的手机号码吧？”

“对，怎么了？”

“请跟我们走一趟。”消瘦男子掏出证件，伸到他面前。这是刑警证，上面有个蓝盾徽章，姓名“肖言”，职务则是“刑警大队副大队长”，三级警督。

“就丢了个硬盘。”苏朗一时没反应过来。

“去局里说吧，还有些别的事情想问问。”肖言笑了笑，拍拍他的肩膀。苏朗突然明白过来，一般的民事案件是不可能出动刑警的。

“我犯什么事儿了？”苏朗没动。

肖言身后的一名年轻刑警眉毛一挑，横了一眼：“哎，来的都是便衣，够给你脸的了，自觉点儿啊！”

苏朗没理他，只是问肖言：“有逮捕令吗？”

“没那么严重吧？顶多算拘传。”苏朗的冷静让肖言感到很有意思，转过头说，“小张，你这态度可不行啊。单子呢？”

叫作“小张”的年轻刑警一愣，气哼哼掏出一张纸，甩在苏朗面前。果然是拘传证，第一行写着“潮公预字第68号”，犯罪嫌疑人一栏，赫然是“苏朗”。

苏朗往下看，拘传原因竟然是“涉嫌杀人”！

“开什么玩笑！我杀了谁？”苏朗气愤中透着好笑，从早晨到现在，一连串的怪事终于把世界扭转向荒诞了吗？

“陈墨古死了。”肖言盯着他的眼睛。

苏朗大吃一惊：“不可能！我上午还见他来着！”

刑警们互相看了一眼。小张面露得意之色，压低声音和同事交谈，隐约是“我没说错吧，一看就是他”之类。

苏朗突然意识到，刑警们不可能寻自己的开心，应该是真的。回想上午见到陈墨古的情形，当时他神情亢奋，甚至有些疯狂，时隔几个小时，人就没啦？

“他……他怎么死的？”苏朗脑袋开始发蒙，好像套着一顶沉重的摩托车头盔，整个世界都隔阂着。一些声音从极远处传来，嗡嗡作响，什么也听不清。

有人把一支笔塞进苏朗手里，他迷迷糊糊地在拘传证上签了字，然后按上手印。小张嘀咕了两句，似乎是问上不上铐，肖言摆了摆手。

直到坐上了警车，苏朗的脑袋才渐渐清醒。

“我没杀人。”他说。

“开始都这么说。”小张就坐在他左面，笑得居高临下。右边也是一名警察，把苏朗夹在中间。

苏朗沉默了。这个小张算不上角色，跟他纠缠没有意义。只有那个三级警督肖言才有分量，但他坐在前方副驾驶的位置上，一直在看书。

《理想国》？

苏朗发现，肖言手中拿的，居然是老师常常放在案头的那本《理想国》！

最后一丝幻想终于在心中熄灭。

潮市公安局离玉凤小区不远，院子里有个塑胶篮球场，有阵子管得松，苏朗还进去打过篮球。警车驶入，能看到球场上挥汗如雨的少年。苏朗怔怔地瞧着，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会以这样的方式重临故地。

上到二楼，楼道尽头有间挂“讯问室”牌子的屋子。里面陈设简单，一张方桌，几把木椅子。

苏朗往椅子上一坐，笔直的椅背硌得肩胛骨生疼。他感觉自己被一种坚硬、冰冷的力量禁锢着，即使用力吸气，也不能缓解。

第一章 囚徒

肖言笑笑，说：“就是调查一下，不用紧张，啊！”

苏朗点头。

小张拿出一张表格，先把前面几行空白逐一填好。苏朗扫了一眼，有时间、地点、会见人等，原来这就是讯问笔录了。他看看肖言，等问话，对方却坐到了旁听的位置，另有一名中年刑警负责讯问。

“你叫苏朗？”

“对。”

“今天找你来，主要是为了陈墨古死亡的案子。希望你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如实提供证词，不得伪证和隐匿罪行，否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我没杀人。”苏朗立刻说。

“废话真多，啊？”小张抬头来了一句。

“行了你。”中年刑警瞥了小张一眼，对苏朗说，“讯问的形式我和你说一下，我们先问情况，你答就成了，后面有留给你申辩的时间。”

“知道了。”

“先说一下你的年龄、籍贯、学历，还有目前从事什么职业。”

“23岁，潮北市人，潮东大学大四学生，正在找工作，毕业证快下来了。”

“今天上午十一点，你在什么地方？”

“十一点……”苏朗皱眉想了想，“大概是刚从老师家出来，哦，就是陈墨古先生，我叫他老师。”

“陈墨古是你老师？”

“我是这么叫的。”

“具体说一下。”

苏朗陷入了回忆。

今天清晨，苏朗的手机接到了一条短信，信息很简洁：“来家里，走路来。”发信人是陈墨古。苏朗精神了起来，尽管这个要求很奇怪，但好在陈墨古居住的别墅区距离他租的房子很近，徒步只有二十分钟。苏朗简单洗漱了一下，立刻赴约。

到达的时候，是八点四十五分。陈墨古正在家里等着，两个人随便聊了起来，内容当然离不开那场惊世骇俗的表演。

对于这件事，苏朗很兴奋。那场直播，他不错眼珠地看完，至今回想起来

依旧震撼不已。他本来已经对这位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此时才发现自己的想象力仍显贫瘠。

陈墨古对此谈兴不高，讲了些魔术界的逸事岔开话题，又问了苏朗找工作的事情。时间磨磨蹭蹭地过去，陈墨古便让苏朗回家。

直到这时，一切还很正常，尽管苏朗十分不解陈墨古叫自己来的用意。可出门的时候，这位老人竟突然抽出一柄匕首，狠狠刺入苏朗的左肋！

苏朗当即大叫起来，一把推开陈墨古，踉踉跄跄地跌出门外。他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位平素温文尔雅的老先生，却见他的双眼竟闪烁着疯狂的光。

“快走！离开这里！”陈墨古嘶哑着声音叫嚷。

苏朗按着伤口，血流得不算多，但他能感到，似乎有什么东西折断进去了，估计就是刀尖。他完全蒙了，撒腿向外跑，想要逃离这个疯狂的老人。

陈墨古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别让任何人知道！别让任何人找到你！”

苏朗不知道自己怎么离开的别墅，怎么上的那辆中巴车。伴着阵阵痛楚，他在车上昏沉入睡，直到醒来……

这一切，有些是不能说的。比如，自己的伤口已经消失了，说出来就是伪证。至于陈墨古最后的疯狂，苏朗也觉得别有深意，大约不应该公之于众。他挑挑拣拣，说了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把会面的过程平淡处理了。

苏朗说完。负责记录的小张抬起头，面带冷笑。询问的刑警语重心长地说：“苏朗同学，现在是笔录，可不能信口开河啊。你再想想？”

“我说的都是真的。”苏朗嘴硬。

刑警突然变了脸色，啪地拍出一张照片：“这个你怎么解释！”照片上，苏朗捂着左肋，正仓皇地奔跑于石子路上。身后，是陈墨古的别墅。

苏朗额头立时见了汗，脑袋里有一根血管在突突地跳。心想，完蛋了，这照片是谁照的？我怎么一点儿都没察觉？照片上自己身上有血，这个关键性问题刚才可一点儿都没交代。不用对方说，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我……”苏朗动动嘴，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编，接着编，啊？”小张讽刺。

苏朗嘴唇有些发干。他毕竟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学生，平素再怎么冷静，遇到这样的事情也难免发慌。他深深吸了几口气，勉强开口：“那是我自己的血……”顿了顿，干脆说实话，“陈先生刺伤的。”

口一开，堤防就一泻千里。他原原本本，把当时发生的事情都说了一遍。